

齐白石是一位在绘画艺术上大胆创新的艺术大师。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绘画中的民间情感的文化实现，在于他的艺术从内容、形式和审美意味上实现了传统文人画向民间化的靠拢，向大众化、现代化的转型。齐白石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牧童到木匠，他一直都生活在平民世界之中。早年的生存环境与视觉经历是他日后艺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民间情感和意趣的潜在情结，决定了他一生情感体验与艺术表现的民间化意向。

齐白石在绘画色彩上大胆引进了民间艺术的审美特色，使画面色调更为热烈、纯化。自古以来，中国画家把用色问题仅仅看做是用墨的附属，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当衰年变法的齐白石告别青藤、八大山人的冷逸画格，自创“红花墨叶”一派时，就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的源泉，大胆引进了民间艺术的审美特色，将民间的彩绘与文人的简笔花鸟画融汇成一个新的艺术综合体，创造了全新的大写意赋彩法。齐白石在写意画中将赋彩直接贯彻在用笔之中，经常使用强烈艳丽的重色如极浓的西洋红等来直接造型达意，令作品的色彩对比虽然强烈却绝无火气，造成强烈而温馨的视觉表现力，大大发展了中国画赋彩的方法和功用。

一、善于使用高纯度的鲜艳色彩

齐白石曾说过：“一般人作画用墨和用色的浓淡不讲究，水碗与瓷碟不干净也不注意，以致用水调墨调色不是浓就是淡，或是色彩不鲜明，我作画时就绝不是这样。”纵观齐白石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纯色如纯红、纯黄等为主要表现色彩。在纯色中，出身平民阶层的齐白石对于情绪饱满热烈的红尤其钟爱，不但红梅、红牡丹是他笔下屡屡出现的形象，他还画红菊、朱竹以抒发强烈的内心感受。红色作为与原始生命同一的颜色，最能激起人的生命情感力量，形成明显的情感色彩倾向。红色的鲜艳度较高，带有强烈的光泽，很难与其他颜色相配合。而齐白石对红色运用自如，炉火纯青，这些热烈鲜艳的红色或颂春之振奋，或颂夏之润泽，或颂秋高气爽，或颂冬之冷峻，或颂祖国江山之壮美，或颂祖国国运之昌盛，借助中国人偏爱的代表欢乐喜庆的红色来赋予作品以强烈鲜明的意境。在作品《双寿》中，用大块艳丽的红色没骨法画出两颗饱满鲜活的红桃，表达了画家对生命的美好祝愿和对生活的热烈向往。人们常说齐白石的作品往往给人以鲜艳得“跳”出来的感觉，这就跟他用胭脂、洋红大有瓜葛。与此同时，齐白石又主张“古样绝伦”、“艳不娇艳”，意在拒绝俗艳而艳中求雅。齐白石对于浓丽色彩的大胆运用，更接近了中国民间美术在用色上的那种明快和

Folk Color in Qi Baishi's Painting

齐白石绘画色彩的民间性

文 / 吴静宏

强烈的风格，和强调色彩清淡的一般文人画大不相同。

二、善于将色彩进行对比组合

对比规律的运用可谓是齐白石大写意赋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大胆地引进了民间艺术的审美特色，运用补色、高纯度的色相对比使色彩夸张刺激。齐白石在色彩选择上巧设对比，使作品产生出张力极强、气势逼人的效果。总体来说，齐白石运用色彩对比的方法和原则可归结为二：一是色与墨对比。齐白石喜欢直接使用原色作画，但他始终将墨色作为一种基调、一种与原色的浓艳形成鲜明对比的因素来使用。其中红与黑的对比最为强烈撼人。在民间美术中，红与黑色彩配置深受民众喜好。黑色墨色凝炼庄重，用来表现朴素幽静的意境，红色热烈夺目，作为喜庆、热烈、幸福的象征，二者组成花叶，一扬一抑，在对比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之美。如他在95岁时画的《祖国万岁》以红花墨叶的浓烈对比颂扬了新中国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黄与黑的对比搭配也常见于齐白石的葫芦、桂花等植物作品中，在浓墨的衬托下，黄色尤为显得清新夺目、古雅动人，墨与黄一冷一暖、一暗一明，互为补充，鲜明而谐调。如《牵牛葫芦》中墨色葫芦叶、藤枝与黄色葫芦在黄与黑、浓与淡的交相辉映下，传达出秋天特有的丰收、成熟等寓意无穷的意绪。二是色与色的对比。高纯度的色相、补色对比的色彩原则在传统的文人画中从未出现过，但在齐白石的画作中处处可见，这种几乎是原色对比的更为大众的色彩倾向，造成浓烈而温馨的视觉表现力，既是民间风物本身色彩的提炼，也是浓烈的思乡情愫的艺术外化。红与绿的搭配在传统文人中一般为用色禁忌，在民间色彩中却很常见。在齐白石笔下它们也成为一种用色范式，为人所喜爱。如他画的《牡丹》、《牵牛花》、《海棠》都属于这种用色。红色的花瓣让绿色的茎与叶映照得鲜艳饱满。这对补色的应用使得画面活泼，富有很强的张力，在追求鲜艳夺目效果的同时又不失色彩的和谐，显得色彩艳而不媚，铿锵有力。红与黄的搭配也常出现在齐白石的菊花、寿桃等作

品中。红色与黄色在我们民族传统的语言是幸福、庄严、神圣的代名词，是智慧和文明的象征。民间配色口诀：“红搭黄，亮晃晃”；“要求扬，一片黄”就充分体现了红与黄的色彩魅力。受民间艺术文化熏陶的齐白石就运用了这种色彩搭配。红与黄在彼此的映衬下都尤为显得清新夺目，鲜明而和谐。如《菊花图》中黄色的菊花与红色的菊花交错着，在花青墨色的花叶对比下显得鲜艳而富丽，显示出菊花那蓬勃向上之美。

三、善于以色扶形

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作品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中勾勒、填染、平涂的陈规陋习，他大量的写法染色，用颜色画出物象的造型，还直接以色彩勾线造型，如在画月季、菊花等花卉时都直接以深色进行勾线，他的布色势如运墨，笔笔有法，或点或垛，或点或涂，不出运笔之道，令他的大写意作品达到了更为简洁抒发、随心所欲的境界。在《雁来红》作品中，齐白石运用大写意赋彩法，每笔布色都如用墨的笔法，用红色画出花、茎、叶，再用较深红色也如用墨的笔法勾勒出叶筋。整幅画没有用墨线去勾勒，也没有大块墨色的支撑，但却不失稳重，形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富有生长的活力。除了《雁来红》，齐白石还运用色彩造型创作出众多艳而不俗、俏而不华、亮而不躁、鲜而不浮的色彩格调，为中国画坛添上了一笔充满创新色彩的亮笔，带给当代中国画坛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齐白石的用色特点得助于民间艺术对他的潜移默化 and 陶养。他对民间色彩特点的大胆运用不仅让中国人，也让西方人，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转变，在中国画色彩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责任编辑 / 张思晗

吴静宏 渤海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